

保持沉默

[美] Brad Parks
布拉德·帕克斯 著 戚悦译

S A Y N O T H I N G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保持沉默

[美] 布拉德·帕克斯 著 戚悦 译

S A Y
N O T H I N G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保持沉默 / (美) 布拉德·帕克斯著 ; 戚悦译. --
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 8
ISBN 978-7-5596-0259-6

I. ①保… II. ①布… ②戚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82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7-1625

Copyright © 2017 by Brad Park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tell Agency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封面摄影: © 2017 Magdalena Berny

保持沉默

作 者: [美]布拉德·帕克斯

译 者: 戚悦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管文

特约监制: 林丽

策划编辑: 海莲

封面设计: 王鑫
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5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22印张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259-6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我有一个超赞的太太，多年来，
她一直支持着我，并鼓励我追寻梦想。
这本书，要特别献给她。

他们对付我的第一步可以说波澜不惊，在嘈杂的生活乐章中，就像一个转瞬即逝的音符，我并未放在心上，也丝毫没有察觉到它的重要性。

这一切开始于我收到的一条短信，发件人是我的妻子——艾莉森，时间是周三下午 3:28。

抱歉，亲爱的，忘记告诉你了，孩子们今天下午要去看医生。我马上就去接他们^[1]。

这突如其来的短信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我只是有点儿失落。

按照家庭惯例，周三是“父子游泳日”，这可是一周里的重大事件。在过去三年里，我和我的双胞胎孩子们对此可是乐此不疲。起初，游泳简直是一团糟，虽然美其名曰父子一起游，但其实就是手忙脚乱地不让这对瞎扑腾的小家伙溺水。不过，随着他们慢慢长大，这项亲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妙趣横生了。如今，六岁的萨姆和爱玛已经成了游泳小健将。他们灵活得如同河鼠，能够在水里穿梭自如。

这项活动通常会持续四十五分钟，直到他们俩其中的一个连声嚷嚷着玩够了，我们才会停下来休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十分享受彼此陪伴的时光。我们会互相泼水嬉戏，从游泳池的这一头追逐跑闹到那一头。我们还会玩一些自己独创的水上游戏，比如颇受欢迎的“河马宝宝”。能够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，实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，即使永远都得扮演河马妈妈的角色，我也心甘情愿、绝无怨言。

我非常珍惜包括这项活动在内的所有家庭活动，是这些活动装点着我们家庭的小宇宙。周五是“露天下棋日”，周日是“美味薄饼日”（不然，周日还能是什么日子？）。周一则是“戴帽跳舞日”，具体活动当然就是跳舞啦！

[1] 本书原文根据内容不同使用了不同的字体，译文亦做了相应的区别：短信和电子邮件内容使用了楷体，信件内容使用了黑体，心理活动的内容使用了仿宋，强调的内容使用了着重号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注释若无特殊说明，皆为译者查注。）

而且，要戴着帽子跳。

这些家庭活动听上去也许并不酷炫、迷人。毫无疑问，时尚杂志的封面可不会出现这样的标题——“如何为你的男人打造独一无二的美味薄饼日”。不过我相信，规律而温馨的家庭活动有助于塑造幸福的婚姻、幸福的家庭乃至幸福的人生。

因此，那个周三下午，我觉得有点儿恼火，一小段天伦之乐就这样离我而去了。我是一名法官，这份工作的好处之一就是能相对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。我们法院的职员都知道，周三下午，无论出现多大的司法危机，尊敬的斯科特·A·桑普森法官大人都会在四点准时离开内庭^[1]，去课后托管中心接孩子，然后带他们去基督教青年会^[2]的游泳池游泳。

我本想自己游上几圈。对于一个四十四岁、身材发福的中年男人来说，平时工作就久坐不起，实在不该放过任何锻炼的机会。但是我想来想去都觉得，不能丢下萨姆和爱玛只身一人去游泳，还是直接回家好了。

在过去的四年中，我们一直住在约克河畔的一栋老旧农舍里，我们管它叫“河畔农场”，以此来显示我们赋予一栋老房子的新创意。“河畔农场”在乡下，位于弗吉尼亚州中部半岛^[3]的沿海低洼地区，在格洛斯特郡一处无人管辖地。农场距离哥伦比亚特区南部约三小时车程，离主干道步行还有一段距离。

至于我们为什么会搬到这种偏远地区，那就说来话长了。以前我们住在华盛顿，我是一名政策顾问，在一位颇有权势的国会参议院议员手下工作。后来，发生了一起意外，我因此住院了。于是，我便以之为契机，重新思考一生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最终，我被任命为联邦法官，来到了弗吉尼亚州东部地区的诺福克市就职。

这显然并非我在小学六年级第一次拿起《国会季刊》^[4]时所憧憬的未来，而且也不是传统意义上从政人员的隐退之路。论工作量，联邦法官就像一只

[1] 内庭(chambers)：与公开法庭(open court)相对，指法官的办公室。

[2] 基督教青年会(YMCA)：一个世界性组织，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。各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为当地居民提供运动设施，举办各类技能培训课程，宣传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精神。

[3] 中部半岛(Middle Peninsula)：美国弗吉尼亚州切克皮萨湾西海岸的三大半岛之一。

[4] 《国会季刊》(Congressional Quarterly)：一份以美国国会相关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季刊。

鸭子：表面上很悠闲，其实正在水下卖力地扑腾呢！人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大部分工作都隐藏在表面之下。但是，这绝对比我原先的工作要好得多了。假如我运气再差一点儿，“那起意外”送我去的地方就不是医院病房了，而是停尸间。

总而言之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，目前一切顺利。我有一双健康的儿女，一个可爱的妻子，一份具有挑战性但令人满意的工作，还有幸福的家庭活动。

或者，至少在那个周三的下午 5:52 之前，我会这么说。

5:52，艾莉森回家了。

独自一人。

当时，我正在厨房里切水果，为两个孩子准备第二天的午饭。

艾莉森回家了，一连串熟悉的声音传来：开门，放包，浏览信件。她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半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她要陪伴一些有严重智力障碍的孩子，因为当地的普通学校难以接纳这些特殊的儿童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项十分累人的工作，换作我，肯定早就崩溃了。但是，她每天回家时，心情都十分愉悦。艾莉森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人才。

从大学二年级时起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，因为她很漂亮。其次就是她也觉得我很讨人喜欢，就因为我能说出国会 435 名议员的名字，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州和党派。假如你是像我一样的男人，然后遇到了一个像她这样的女人，那就紧紧抓住她，因为她是值得拥有的幸福。

“你回来啦，宝贝。”我高声说道。

“嗯，我回来啦，亲爱的。”她答道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那对双胞胎没有发出一点儿声响。六岁的小家伙可是非常聒噪的，两个六岁的小家伙，简直就要吵翻天。萨姆和爱玛进屋的时候，通常是乒乒乓乓地踩着步子，嘴里还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，不知不觉，屋子就变得热闹非凡了。

比起以往的喧闹，这嘈杂的消失更加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放下湿漉漉的苹果，在毛巾上擦了擦手，穿过走廊来到客厅一探究竟。

艾莉森正低头查看一份账单。

“孩子们呢？”我问道。

她抬起头来，一脸困惑：“什么？今天不是周三吗？”

“没错。可你给我发了短信。”

“什么短信？”

“要去看医生的短信啊！”我边说边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手机，指给她看，“就是这条。”

她甚至没有抬起头：“我根本就没给你发什么看医生的短信。”

我突然明白那是什么感觉了：海啸来临之际，一个人正坐在沙滩上看着所有潮水都不可思议地退去，他根本无法想象接下来将会面临怎样的惊涛骇浪。

“等等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去接孩子？”艾莉森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会不会是贾斯蒂娜去接他们了？”

贾斯蒂娜·凯末尔是一名从土耳其来的留学生，她借住在“河畔农场”的一栋独立小屋里。我们不收她的房租，作为交换，她经常帮我们照看双胞胎。

“恐怕没有，”我说，“今天是周三，她……”

我的手机响了。

“应该是学校打来的，”艾莉森立刻说道，“你告诉他们，我马上去接孩子。斯科特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儿。”

艾莉森匆匆地抓起钥匙就准备出门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是“未知”。我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喂，我是斯科特·桑普森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好呀，桑普森法官，”听筒里传来了一个低沉而模糊的声音，就像是被音频过滤器处理过一样，“你太太能平安回家可真是万幸啊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我傻傻地问道。

“你猜萨姆和爱玛在哪儿呢？”那个声音不答反问道。

我感到胃液开始疯狂地翻涌，心脏猛烈撞击着胸腔，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就冲上了脑袋，耳朵嗡嗡作响。

“他们在哪儿？”我又一次傻傻地问道。

艾莉森正要出门，听到我的话立刻停住了脚步。我全身紧绷，就像一名蓄势待发的拳击手，仿佛下一秒钟就要挥拳出击。

“斯卡夫朗。”那个声音突然说道。

“斯卡夫朗，”我喃喃地重复了一遍，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美国诉斯卡夫朗案”是一桩违禁药品案，依照日程，明天将要在我就职的法院开庭审理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为这桩案件的审理做准备。

“明天，我们会给你发短信，告诉你我们想要的判决结果，”那个声音说，“如果你还想见到自己的孩子，那就要分毫不差地照指示行事。”

“什么指示？要怎么……”

“不准报警，”那个声音继续说道，“不准联系联邦调查局，不准以任何形式通知当局。只要你不轻举妄动，你的孩子就能安然无恙。保持沉默，明白了？”

“不，等等，我不明白！我完全不明白！”

“那我就说得明白点儿：只要我们怀疑你通知了当局，我们就会先把你孩子的手指头剃下来；假如我们的怀疑坐实了，那对不起，我们就剃下他们的耳朵和鼻子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！请不要伤害他们！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求求你……”

“保持沉默。”那个声音又一次警告道。

电话被挂断了。

2

家里的大门敞开着，艾莉森站在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问道，“出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说‘不要伤害他们’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无法立刻回答她。我甚至无法呼吸。

“斯科特，说话啊！”

“孩子们……他们被……”我好不容易才逼自己说出了那个词……“绑架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尖叫道。

“这个人……他说……要我按照他的指示，判决一桩案子……他还说，如果我们报警的话，他们就要把孩子们的手指头……”说着，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双手，颤抖着举到了她面前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……“刹下来。他让我们保持沉默。务必保持沉默，否则……”

我的心脏剧烈地抽动着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已经拼命呼吸了，但是全世界的氧气仿佛都不够用，就好像有一只巨大的手在无形中用力挤压我的胸腔一样。

噢，天哪，我不禁想道，我的心脏病要发作了。

呼吸。我必须呼吸。可是，无论我怎样不顾一切地挣扎，空气还是无法挤进肺里。我伸手拽了拽衬衣的衣领，一定是我把领口扣得太紧了。不，不对，是领带的缘故。肯定是领带勒住了我的脖子。

我把另一只手也抬起来，伸向脖子，试图解开领带，让血液能顺畅地流向大脑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自己根本就没有打领带。

我的脸变得滚烫，突然之间，全身的每一处毛孔都开始冒汗。我觉得腿脚发麻，快要站不住了。

这时，艾莉森冲我大喊大叫：“斯科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他们被绑架了？”

我呆呆地看着她，恍惚间看到她脖子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。

“斯科特！”她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，用力地摇晃着，“斯科特，回答我！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。但是艾莉森显然需要一个答案，她不停地捶打着我的胸口，疯狂地怒吼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

她一直不肯罢休，双拳如狂风骤雨般击打在我的身上，最后我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。然而，我刚抬起手来试图要阻挡她，她却颓然地跌坐在地板上，抱着膝盖啜泣起来。她一边哭，一边喃喃地说着些什么，好像在说：“噢，天哪！”又仿佛在说：“我的孩子！”也许这两句都说了，我听不真切。

我弯下腰，想拉她起来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，但我只想先把

她拉起来。结果，我非但没有把她拽起来，自己反而倒了下去。我先是单膝着地，然后是双膝。我觉得自己失去知觉了，眼角的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了。我跪在地上，发出了一声悲恸的呻吟。

大脑里某处尚在运转的部位依稀告诉我，假如我就这么死了，那也应该先躺下来。于是，我侧着倒了下去，接着慢慢地翻了个身，背靠地板。我望向天花板，艰难地大口喘息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

但是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的脸依然涨得通红，脑袋也快要滚烫的温度中爆炸了。我渐渐明白过来，这是大脑充血，不是大脑缺血。

在我身上发作的不是心脏病，而是恐慌。

心脏病会死人，但恐慌是死不了人的。虽然身体叫嚣着想抗议，但是我必须让它恢复正常的运转。我不能倒下，萨姆和爱玛需要我。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最需要我的时候。

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，我手脚并用地爬起来，依靠墙壁的支撑站起了身。我茫然地把家里的大门关上，然后低头寻找我掉在地板上的手机。

我把手机捡了起来，开始在通讯录中查找号码。片刻之前，我以为自己要死了，于是挣扎着让自己拼命呼吸。而现在，我想救孩子的心情之强烈，跟垂死之人渴望生命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你……你在干什么？”艾莉森问道。

“我要打电话给法警。”

身处法院时，美国法警署^[1]负责保护我的安全。而当我离开法院时，我的安全则由联邦调查局负责。我的手机里没有存任何联邦调查局成员的号码，但是我有负责本地法院安全的法警署署长的号码。我可以打给他，而他可以帮我联系联邦调查局。

“什么？”艾莉森难以置信地又问了一遍。

“我要打给署长……”

艾莉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挥手打掉了我的手机。我看着手机在地板上滑过，最后停在了墙角。

[1] 美国法警署 (US Marshals Service)：附属于美国司法部 (U.S. Department of Justice) 的一个联邦执法机构，主要负责运送囚犯、保护法院人员和保障司法有效运行。

“你疯了？”她大喊道。

“你怎么……”

“你不能给法警署打电话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绝对不行。”她尖声说道。

“你听我说，艾莉^[1]，现在我们需要救兵。我们需要接受过专门训练、懂得如何跟绑架犯沟通的人来帮助我们。我们需要联邦调查局。他们肯定有一些渠道能……”

“绝对不行！”她又重复了一遍，免得我第一次没有听清，“刚才打电话给你的人是怎么说的？！他不是说如果我们报警，就要剁手指吗？”

是的，然后是耳朵、鼻子。

“这些人显然也有自己的渠道。”她继续说道，“他们有技术，不仅能够伪造手机短信的发出源，而且还查到了你的手机号。他们特地赶在我刚到家后打来电话，这说明什么？他们正在监视我们！你想干什么？想看看他们是不是来真的？他们没在开玩笑，是认真的，懂吗？！他们有可能就藏在这片树林里……”说着，她指了指位于我们家房子和大路之间的那片约十英亩^[2]的树林，“他们一旦看到疑似警车的车辆出现，不管车身有没有警察局的标志，只要他们产生怀疑，就会开始剁手指！我可不想收到装着孩子们身体某个部位的包裹！”

我的胃一阵抽搐。

“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轻举妄动害了孩子们，那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……”她说着说着，渐渐没了声音，仿佛被脑海中某些可怕的设想吓住了。沉默了一阵，她最后说道：“孩子们的小手是在我的身体里孕育出来的。”

这番话有效地结束了一切争论。我和艾莉森是现代夫妻，我们一直认为在抚养孩子方面双方应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义务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但是，一旦我们产生分歧，就能明显看出，我们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。在涉及孩子的问题上，艾莉森才是最终决定者。

[1] 艾莉 (Ali)：艾莉森 (Alison) 的昵称。

[2] 1 英亩约为 0.40 公顷。

“好吧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听见你刚才说‘斯卡夫朗’。他们想插手的案子就是这个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？”

“明天。”

“那你就按他们的指示行事，不管他们提什么要求，你都分毫不差地照办不误，”她说，“等到了明天这个时候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”

“我按他们的要求下判决，他们能把孩子平安地送回来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居然相信他们，你是不是觉得绑匪都很讲信用？”

听了这话，她神色大变。

“对不起。”我讷讷地说。

她将脸扭向一旁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本可以进一步反驳她的。但是，我突然记起，以前听过的一些关于联邦调查局的传闻。在儿童绑架案中，假如受害者死亡，探员们是不受任何处罚的，因为这被看作绑架案中不可避免的连带后果。只有当绑架犯逃跑时，探员们的事业前途才会受到影响。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联邦调查局和桑普森家的利益并不一致，他们跟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截然不同。

“好，”我说，“我们什么都不说。保持沉默。”

3

从选址来看，这栋单层的小木屋显然是某个志在隐居的人建的。这里是一个人烟稀少的镇子，马路上连个信号灯都没有。在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旁，零星地散布着几间废弃农舍。这栋木屋建在杳无人烟的森林深处，林子里遍布沼泽，长满了松树和毒藤。

除了电线之外，小木屋跟外界唯一的联系，就是一个用来接收电视和网络信号的圆盘式卫星接收器。车辆进出的通道是一条坑坑洼洼、布满泥泞的

小径，入口处横着一条锈迹斑斑的铁链，周围立着几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禁止擅入”。虽然这里只是一片位置偏僻的密林，但感觉像苍凉的世界尽头。

小木屋外有一小片可供车辆掉头的空地，地上铺满了厚厚的松叶，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静静地停在那儿。屋内的厨房里，有两个男人坐在一张圆桌旁。他们都肩宽体壮，有着同样乱糟糟的胡须、硕大的鹰钩鼻和深褐色的眼睛。

显然，他们是兄弟俩。哥哥的个头稍微高一些，他正在读一本破破烂烂的平装书。弟弟的身材稍微胖一些，他正划拉着平板电脑，在玩一个抢占星球的游戏。他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。

“你该给他们吃点儿东西了。”哥哥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弟弟玩着游戏，头也不抬地问道。

“他们是小孩子，小孩子得吃东西。”

“用不着，让他们饿着就行。”

“给他们吃东西，他们会更听话的。”

“把他们绑起来，他们才会更听话。”

“不行，老板说了，不能那么干。”

弟弟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而哥哥也继续看书了，装着食物的冰箱和柜子就在旁边，但谁都没有要挪动一下的意思。最后，弟弟点燃了一支烟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继续猛戳平板电脑。

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部网络电话，这里已经不在信号塔的覆盖范围之内了，只能用网络电话跟外界联系。突然，电话响了起来，哥哥按下了免提键，好让弟弟也能听到通话内容。

“喂？”他用口音颇重的英语说道。

“我给法官打电话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他都听明白了。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有什么问题，不过你们还是得盯紧他，知道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第一次行动在今晚，对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别让他好过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通话结束了，哥哥把电话放回桌子中央，然后弯下腰，从脚边的背包里掏出一把长柄的锯齿状猎刀，递给了弟弟。

“来，”哥哥说道，“该干活儿了。”

4

之后的一小时里，无尽的恐慌席卷而来，我和艾莉森都无力安慰彼此。最终，我们默默地走向不同的房间，各自深陷在地狱般的无底深渊中。

她去了起居室，拽了一条毯子裹在身上，呆呆地盯着墙壁，沉浸在痛苦中。我时不时能听见悲伤的声音传来：尖锐的吸气声，可闻的颤抖声，还有微弱的呻吟声。

我多想跟她一样向悲痛屈服。但我知道，如果不控制住自己，我就会忍不住去想眼前的现实，想到我们生活的地基已经轰然坍塌，想到支撑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已经粉碎瓦解了。那么，我就会跌进无边的空虚中，在可怕的现实面前彻底崩溃。

但是，我不能这样，那份强烈的愿望还在：我得做点儿什么，我得救我的孩子，无论做什么都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开始疯狂地在房子里来回踱步，最后，我停住脚步，坐在了厨房的餐桌旁。平时，孩子们就在这儿吃饭，坐在这里，仿佛就能离他们更近一些。我把所有无关的念头和恐怖的想象都抛诸脑后，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斯卡夫朗身上。绑架孩子的人肯定跟斯卡夫朗有关系，不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

下午5：52分之前，斯卡夫朗一案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这个案子太没特点了。迄今为止，联邦法庭上最常见的案子就是违禁药品案。因为，在没有硝烟的反毒品战争中，相关国家政策总是不具效力，这时就需要司法体系发挥作用了。就我而言，每年至少要处理三十件类似的违禁药品案。

这周一，我们法院的职员把案件的相关材料递交给我。周二，我跟负责

起草判决前报告^[1]的缓刑监督官^[2]通了电话。周三，我在办公室里浏览了那份报告，内容主要是关于被告的人生经历。

雷肖恩·斯卡夫朗出生在丹维尔，那是位于弗吉尼亚州中南部的一个没落小镇，其生父不详。在斯卡夫朗六岁时，他的母亲因涉毒品案被捕，随后便被剥夺了亲权^[3]。斯卡夫朗是由姨妈抚养长大的。他第一次被捕时年仅十三岁，此后又多次入狱——毒品、枪支、枪支、毒品，偶尔还穿插着一些违章驾驶换口味。在剩下的童年中，斯卡夫朗都在不停地进出少管所，最后顺利毕业，阵地转移到了州监狱。

后来，他去了弗吉尼亚海滩^[4]，可能是为了开始崭新的人生，也可能只是想换到一个警察不认识他的地方。其后，他度过了没有牢狱之灾的两年，紧接着便惹上了大麻祸：警方从一个污点证人^[5]和斯卡夫朗的一名亲戚那里获得了情报，查出斯卡夫朗藏匿了五千克海洛因、少量可卡因及快克^[6]。

斯卡夫朗同意与当局合作，跳过审讯过程，直接签了认罪协议。

这批毒品的重量不轻，这直接决定了这件案子要在联邦法庭审理。虽然他的认罪态度良好，但是按照联邦法庭的量刑准则^[7]，能宽容的程度实在有限。加上斯卡夫朗以前那些五花八门的犯罪记录，他这次很可能要被关很久。

——除非，有人想保他。

可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？

[1] 判决前报告（presentencing report）：在判决前，缓刑监督官负责调查被告人的生活经历，主要调查是否有使其罪行减轻或加重的情况，最终写成判决前报告，在开庭审理前呈给法官。

[2] 缓刑监督官（probation officer）：在美国司法体系中，缓刑监督官主要负责监管在押罪犯，并在开庭审判前调查罪犯的个人经历和犯罪记录。

[3] 亲权（parental rights）：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、财产进行教养保护的权利和义务。

[4] 弗吉尼亚海滩（Virginia Beach）：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独立市。

[5] 污点证人（cooperating witness）：西方司法体系中的一种特殊证人，作为犯罪活动的参与者，自愿向警方提供情报和证据作为交换，以使自己免受指控或减轻、从轻指控。

[6] 快克（crack）：又称“霹雳可卡因”，是一种高纯度的毒品。

[7] 量刑准则（sentencing guidelines）：指美国联邦量刑准则（United States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），是对重罪犯及罪行较重的轻罪犯做出量刑判决的统一准则，不适用于罪行较轻的轻罪犯。

虽然我对毒品交易王国的了解仅限于自己在法庭上见识到的那些，但再怎么想，斯卡夫朗最多也只是个毒品交易链上的中层人员而已。起诉书上说，他藏匿的毒品是从另外一个人手上获得的，起诉书将这个人列为一号未起诉之共谋共犯^[1]，简称一号未起诉共谋犯。斯卡夫朗有一些自己的客户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，他都只是作为毒品供应的中间人。他将毒品分开包装，然后卖给毒贩或吸毒者，他们会再到街头贩毒。

事实证明，这种交易的利润并不高。斯卡夫朗被逮捕拘押时，住在一个小房间，开的是一辆老旧的克莱斯勒^[2]汽车，平时还兼职做厨师，最近是在一个收容机构做兼职，拿着最低工资。警方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小笔现金，我记得应该是二百三十八美元。他没有银行账户，交不起保证金，也请不起私人律师。这样一个人，而且被关押着，怎么可能找人绑架法官的孩子？

我回想了一下整个绑架过程。

首先，是短信。绑匪要确保我既不会去接孩子，也不会马上寻找孩子。因此，他们用某种方式入侵了通信系统，以“艾莉森”的名义给我发了一条短信。

然后，是绑架。具体细节就很难推测了。萨姆和爱玛在中部半岛蒙特梭利小学读一年级。那所学校很小，除了萨姆和爱玛之外的一年级学生只有三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两个孩子不见了，不可能没有人注意到。而且，学校老师也不会让陌生人接走学生。学校有一个名单，获得家长许可可能接孩子的人都列在上面。我和艾莉森给学校列的名单只有贾斯蒂娜和艾莉森的娘家人，包括她的妈妈、两个姐姐和两个姐夫。难道绑匪能够瞒天过海，避开了这项安保措施？

这说明，制订绑架计划的人一定非常狡猾，而且做事条理清晰，有着优秀的组织能力。从判决前报告来看，雷肖恩·斯卡夫朗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肯定是有一个人经验丰富的人在帮他。

那人究竟是谁呢？

很有可能就是起诉书中提到的一号未起诉共谋犯。从理论上讲，这个

[1] 未起诉之共谋共犯（Unindicted Co-Conspirator）：指虽涉及犯罪案件，但在同一份起诉书中未加起诉的罪犯。

[2] 克莱斯勒（Chrysler）：美国汽车品牌。